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六月霜

第五回 諸標統縱兵大搜掠 富太守信口說雌黃

卻說富太守和諸標統帶了隊兵，正要往明道女學堂搜捕逆黨，忽聞無數百姓，在前頭攔住去路。富太守連忙過來看時，只見眾百姓紛紛亂嚷道：「青天大老爺救命啊！我們百姓又不犯罪，又不犯法，都是安分守己的。為什麼今夜忽地裡的來搜捕我們起來，要我們錢，又要強姦我們的妻小。我們不從，和他們爭論，他們又拿著傢伙，要我們的性命。小的們聞得大老爺也在這裡，為此特來叩求大老爺替我們伸冤的！」富太守聽了百姓們這番言語，一時也摸不著頭腦，到底是為件什麼事。便胡亂的向百姓說道：「你們且各各回去，待本府慢慢的把他們那伙強盜訪拿到了，自然替你們伸冤理枉，重重的辦他們就是了。今夜本府還有要緊的事情，你們不要誤了本府的事，快快回去罷！」眾百姓聽言，又各嚷道：「大老爺，那些人不是強盜。小的們有識字的，看見他們號衣上寫著什麼親兵，又有什麼一標徵兵，所以小的們曉得他們不是強盜。」富太守一聽此言，便嚇了一身冷汗，回頭向諸標統說道：「諸大人聽見了沒有？這時候叫兄弟怎麼辦？百姓動眾的事，又不是好鬧的！」諸標統聽了百姓的一番言語，正在那裡暗暗的吃驚。忽見富太守問起他來，他臉上兩顴，不覺紅了起來，呆呆的半晌不語。富太守的兩隻眼睛，又不住的對他看，看得他發了極了，便把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。才對富太守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富大人，虧你也做了一個知府，見了這樣的小事，就為難起來。兄弟自從帶兵以來，已有十多年了，這麼的事情，經過了不知多少。」說到此間，就附在富太守的耳朵，唧噥了一回。富太守點了點頭，便又向百姓說道：「你們不要胡說！這些強搶強姦的事，豈是兵丁們做的麼？明明是一班強盜，你們不要認錯了，去冤枉好人。或者是那班狗強盜，見新兵嚴緊搜捕他們，和他們結了冤仇，他們想出這條冒名的計策來陷害人家，也未可知。你們今後遇著他們，准你們當場格殺。你們都是些好百姓，本府也是素來知道的。勸你們今夜暫且回去，本府明天自有道理。」那些百姓，見知府和他們和顏悅色的說了這一大篇話，倒也無可奈何他，只得答應著，各自去了。

富太守見百姓都已散去，方才定心。把滿頭的極汗，揩了一揩，然後和諸標統重新點一點兵，向前行去。這些兵丁們，起先看見百姓叫喊，各人都捏著一把汗，不敢則聲。後來見富太守說出這些話來，便都暗暗的感激富太守和諸標統不住。此刻百姓散了，他們的心也定了，膽也仍舊大了，依然是勇氣百倍，一路上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，跟了富太守，直向明道女學堂進發。

不提路上的兵威浩蕩。且說秋女士自從放了暑假，趁此閒暇無事，想起中國的報紙雖多，獨有女報一門尚然缺著，將來若要開通女界，不得不拿女報來做個先導。又想起我前年雖也曾創辦一報，到底為了經濟缺乏，未能持久。此刻若要重行整頓起來，看來沒有經費是終難辦的。想到這裡，便拿自己前頭做的《女報說》並《敬告姊妹行》兩篇舊作，翻將出來，看了一遍。看到後來，心中便想得一個法兒，道：「把這兩篇舊作，等下學期開校的時候，演說這麼一遍。或有個〔有〕錢的學生，聽了這般演說，一時感化，就肯出力扶持扶持，能夠捐助些經費下來，也未可知。若能因此成立，得使我平日所主張的男女平權、家庭革命的宗旨，不至常常埋沒在肚裡，借此可以發揮出來。且使我二萬萬女同胞，看了我的女報，頓時驚醒，大家爬出了這十八層黑暗沉淪的活地獄。那時我的志願也償了，心也足了。若這個目的不達到，我雖死了，也不安的呢。」

秋女士正在那裡胡思亂想的時候，外面富太守的兵丁已到。忽聞得一聲吶喊，正似萬馬奔騰，怒濤激石一般。把個秋女士嚇得四肢都冰了，身上的冷汗，如下雨一般的流個不住。又見一個老婆子，飛也似的一頭奔一頭嚷道：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忽然來了許多兵丁，把我們學堂圍住了！」秋女士方才雖吃一驚，究竟不過是個虛驚罷了，也不曉得外邊究竟是什麼事。現在聽得這個光景，知道來勢不好，便定了定神，喚住了老婆子說道：「事到臨頭，難分黑白，如今你自去瞧那裡可以藏躲的地方，快先去藏躲起來。」說罷，又催老婆子快去。那老婆子聽了，嚇得不敢則聲，暗暗的去尋地方藏躲去了。秋女士等那老婆子去後，自己即便走到後面去避匿不提。

且說富太守和諸標統到了明道女學堂，仍命兵丁四圍圍住了，一面打開大門，直往裡頭走將進去。只見燈滅火暗，竟像是沒有人住的一樣，倒暗暗的吃了一驚。諸標統也著急的說道：「都是方才那起混帳的百姓，一陣子亂鬧，就誤了我們的要事。這時候莫不是他們已經得著了風聲，逃走了麼？咳，這還了得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傳令，命兵丁們把這屋子細細的搜他一搜，好歹找一個人出來才罷。兵丁們答應了一聲，個個如狼似虎的分頭去搜。

有幾個兵丁搜到了後面空屋子裡，卻見有一個女子拳伏在那邊牆角裡。便都一擁上前，拉的拉，推的推，牽牽扯扯的把那女子拖了出來。可憐那個女子不言不語，只有眼中流淚，隨了幾個兵丁來到前頭。富太守一眼看見秋女士也被他們捉住了，心下倒覺得一呆，好像有些上心事的樣子。沉吟了一回，便教人緊緊的綁了起來。又命人四處搜了一遍，見別無一個人影，只將秋女士的箱籠翻倒了一回，也無別項犯禁的物件。那些兵丁，除卻衣服書籍不要外，其餘洋錢首飾，盡搶個一空。富太守便傳令把大門封了，自己和諸標統帶了兵丁，押著秋女士打道回衙。一路上兵丁們得意揚揚，齊奏軍樂，共唱凱歌。唱的是道：

其一

王師蕩蕩，來攻學堂。
威稜所指，誰敢相當！

其二

以百殺一，易如捉雞。
生居蠻國，死將怨誰。

其三

嗟你弱女，厲氣誰鍾。
鉤黨蜚語，埋碧以終。

其四

南風不競，茲獨逞雄。
大殲同類，我頂其紅。

不一時到了衙門。諸標統便命兵丁暫且在前面空地上紮營安住，自己和富太守進入大堂。富太守就升了公座，諸標統也在東首安下坐位，傳令兵丁們將所獲人犯，一一解將上來，當堂釘鎖收禁。各兵丁又將所獲槍彈呈上，共計獲得明道女學堂洋槍數十枝，彈子數千粒，並有手槍兩枝。兵丁們又言手槍係在那個女子的褲襠內搜出的。富太守命役人一點清入庫。諸事已畢，即行退堂。諸標統就在衙內住宿，一夜無話。次日一早，諸標統別了富太守，領兵進省覆命去了。

這裡富太守昨夜一夜，已將案情商量好了。此刻送了諸標統起程，回到衙門裡頭吃了飯，便命傳點升堂。三班衙役，帶齊人犯，都站在堂下伺候。只聽得三通鼓罷，富太守從裡邊踱將出來，升了座位，便命將大通學堂學生帶上堂來。下頭一聲吆喝，眾學生走將上來。富太守喝命跪下。眾學生齊聲說道：「太公祖大人在上，生等並未犯法，為什麼太公祖昨晚帶了兵丁，不問情由，將生等殺的殺、打的打、捆的捆，究竟為著件什麼事情？請公祖大人明示，也教生等明白明白。」富太守不等說完，便把驚堂一拍，說道：「好混帳的東西！本府還要問你呢，你們倒先來問起我來了！你們和徐錫麟謀反叛逆，約期起事，幸虧本府奉了撫院的密電，先把你們捉住。此刻你們的死期已近，還是一味刁狡胡賴，說什麼並未犯法。哼！你們既不想謀反叛逆，為什麼昨晚本府來捉你們時，你們敢排了隊伍拒捕起來呢？」眾學生聞言，齊聲答道：「太公祖，這可是錯疑了。生等不過是在徐錫麟開辦的學堂內讀讀書，卻並沒有和徐錫麟同謀造反的事。況徐錫麟造反是在安徽省裡，生等又沒有和徐錫麟同時做過悖逆的事來。太公祖說生等

和徐錫麟是約期起事的，這就是捕風捉影的話兒了。若說拒捕，這更是冤殺了人呢。生等手無寸鐵，將什麼來拒？公祖大人明鑒，若在專制時代，或可以任意周內，株連無辜。現在既然是預備立憲的時代，那是外邊公論昭昭，恐怕再不能把隻手掩盡天下的目了！況且太公祖大人是素來熱心新政的人，還求秉公辦理，調查虛實的為是。這不獨生等感激，即公祖大人保全學務、力顧大局的仁心德政，也要格外的口碑載道，頌揚不置呢。」富太守聽了這番言語，不覺毛髮倒豎，火星直透出天門來了。把驚堂一疊連拍了數十下，才連喘帶說的道：「你們這班混帳的東西！說什麼專制時代，預備立憲，都是一派悖逆的話兒！你曉得徐錫麟的造反，也為著專制時代，預備立憲，才鬧出這個亂子來。你們既不是和他同謀的，為什麼你們的嘴裡，也會說出『專制時代，預備立憲』的八個字呢？你們既懂得這『專制時代，預備立憲』的話兒，可知你們也是和徐錫麟一樣的人了。既和徐錫麟是一樣的人，那麼本府說你同謀造反，可不是冤枉你們的呢！就是今日外邊的革命黨，大半都是同你們一樣，口中只曉得痛罵專制。哼哼，為什麼本府也是喜歡創辦學堂，改革新政的人，怎麼就不懂得這『專制時代，預備立憲』的道理呢？你們還不快快的招來！免得本府用刑。」

眾學生聽了富祿的話，又是好笑，又是氣。想道這般的一個蠢物，也虧他做了堂堂的知府，連個立憲的道理還未曾懂得。我中國的氣運，真真是絕了。我們今日也算是前世的冤仇，遇著這個蠢物，料來終是說不明白的。咳！罷了，罷了，看這樣子，是沒有活路，只有死路了！生在這個世界，今日不死，將來也要氣死的，只是死得不明白些。想罷，齊聲答道：「公祖大人，也不必動刑，任憑要殺要剮，生等死是不怕的。若要生等招出什麼來，這可萬萬不能的。」富太守聽了這話，心中一想，也罷，他們不招，難道我就不能夠殺他們了麼？傳命：「帶下去，釘大鑊收禁。著明道學堂的那個女子上來問話。」

看官：秋女士不是和富太守是認得的麼？為什麼今日像不認得他起來呢？原來他昨夜早已看見捉住的女子，不是別人，就是秋女士。他回來想，這秋女士素日我和他要好，本來是假的。原為著他平常的議論都是荒荒誕誕的，且說什麼家庭革命、男女平權，一派言語令人疑心，所以我就暗暗的探他有無悖逆的實跡。不料今日徐案裡頭，真真有了他。看來我這個官運到了。但是他和我認得是人人曉得的，不要被他反咬一口起來，這可不是玩的呢！他想來想去，惟有裝作不認得秋女士的，他若咬起我來，我便如此如此的辦他個死，這事就不要緊了。富太守把辦秋女士的計策想好了，所以此刻便假意的說：「著那個女子上來問話！」眾衙役一聲吆喝，只見秋女士已站在階下。富太守才問了幾聲，那曉得被秋女士一席話，竟把個富太守嚇得目瞪口呆，身子朝後一仰。幸虧那只椅子背把個富太守托住了，不曾跌下去。

究竟二人說了些什麼話，且看下回便知。